



詩語背後

登良路的文脈(四)

最後來到登良路的終點——深圳人才公園。這是全國首座以人才為主題的公園，旨在展示人才風采，傳播人才文化。可以說，公園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向特區成立40多年來為深圳發展傾心奉獻的傑出人才致敬。在如今各地紛紛發起「搶人大戰」的背景下，我從中看到了深圳對人才的重視及引進人才的決心。

人才公園所在的深圳灣，建有號稱「深圳最美都市海岸線」的濱海綠道，全長約15公里，沿線分布着10餘個主題公園，蜿蜒延伸如一串珍珠項鍊。人才公園位於綠道中央，如同項鍊上懸掛的吊墜，畫龍點睛，讓一灣美景愈發生動鮮活起來。旭日東昇，深圳灣碧波在微風吹拂下蕩起層層漣漪，彷彿天下英才匯聚大灣區，追潮逐浪，譜寫新的時代傳奇。

人才公園有很多網紅打卡點，無不蘊含人才元素。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與科技和人才相關的景觀設施，二是人才肖像和人才主題的雕塑作品。

公園中心是一片人工湖，多姿多彩的景觀設施繞湖而建。從群賢薈萃、求賢閣、孔雀亭、風帆塔、π橋、公式長廊一路看過來，豐富的人文、藝術和科技元素，相互映襯，融為一體，讓人流連忘返。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由80根星光柱串連起來的人才星光橋。百米長橋，跨湖而過，湖面倒映着天空中飄浮的白雲和廊橋上矗立的星光柱。每根星光柱都鑄刻着一名為深圳建設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實業家或公益人士的照片和生平簡介，其中不乏世界一流人才。每當夜幕降臨，根根柱子亮起點點燈火，遠遠望去，如燈塔引航，如星光照耀。漫步其間，你會真切而鮮活地感受到，深圳這座被設計出來的城市，這座崇尚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城市，正是在他們的創新思維和辛勤勞作中，一步一步變成了現實。

人才功勳牆也是一個讓人回味無窮的存在。它由三組浮雕組成，分別代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來三個年代的人才群像。由西而東，第一組浮雕名《火紅的年代》，講述上世紀八十年代拓荒者、外來妹、本

地郎的故事，描述了深圳人才成長的第一波浪潮。第二組浮雕名《春天的故事》，講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無以數計的弄潮兒、鵬城麗人、IT人士在這塊熱土上創新創業創富的傳奇故事。第三組浮雕名《創造的時代》，講述21世紀以來，大量高端製造人才、證券從業者和海歸赤子的深圳故事，表達了「人才是深圳奇跡領航者」的理念。

當然，人才公園最顯著的特點，還是人才肖像和人才主題的雕塑作品。公園裏共有42組相關雕塑，為深圳各公園之最。而深圳的城市雕塑及其他公共藝術品數量之多，體量之大，在內地城市中位居前列，擁有「中國雕塑之都」的名頭。人才公園是在一片灘涂上填海而建的，簡潔的造園手法，留出了大面積的草坪空間，雕塑作品點綴其中，使自然景觀獲得極大豐富。雕塑滿園皆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區域：東北區的雲水台，佔比48%；北區的雕塑園，佔比28%；南區湖岸線，佔比24%。

雲水台亦稱百傑山、智慧山，是公園東北部的一塊高地，匯集了愛因斯坦、牛頓、蔡倫、鄧稼先等古今中外著名科學家的肖像雕塑。南區湖岸線的雕塑則以抽象作品為主，表現深圳作為創科創意之都的獨特魅力。在這眾多雕塑作品中，北區雕塑園中心草坪的凸起處，一座名叫《來了就是深圳人》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當代雕塑大師李象群先生2018年創作的一組群雕，以鑄鋼和白銅為材質，塑造了4個青春勃發的形象。他們邁着矯健的步伐向我們走來，以都市城廓為背景，模糊的五官突出了碩長的身姿和自信的神態，有一種頂天立地的氣派噴薄而出。

我正沉浸於各種雕塑作品帶來的悠悠思緒之中，成千上萬隻候鳥突然飛臨人才公園，繞着春筍塔盤旋，惟美而震撼。珠三角是全球重要的候鳥遷徙中轉站和越冬歇息地，深圳灣潮漲潮落，海邊灘塗孕育了大量的魚、蝦、蟹、貝等，為各類候鳥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每年入冬以後，時有成群候鳥飛臨此處，或空中飛翔，或水



◆人才公園裏的雕塑作品《來了就是深圳人》。

作者供圖

面覓食，或臨浦嬉戲，場面蔚為壯觀。眼前的候鳥學名鸕鶿，俗稱魚鷹，是有名的捕魚能手。曾在海上見過鸕鶿捕魚，一個猛子扎下去，不一會兒便見一條兩尺左右的大魚在那一對巨喙間掙扎。鸕鶿海陸空三棲，無疑是禽類中兇猛的族群。而此刻，漫天翱翔的鸕鶿群穿梭於一個個神態各異的人才雕塑之間，我忍不住想，這些雕塑所代表的，又何嘗不是人類中「兇猛」的部分。他們以「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鯨」的大無畏精神，持續拓展着人類文明的發展空間。

前不久，「深圳灣公共藝術季」在人才公園舉辦，引入國際知名IP「大黃鴨」，讓人感受到登良路文脈的別樣搏動。深圳灣公共藝術季是一項大型戶外國際藝術展覽活動，創立於2019年，迄今已連續舉辦五屆，新冠疫情期間亦未中斷。在藝術季裏，國內外眾多優秀藝術家及其作品陸續亮相，借助人才公園獨特而優越的展示空間，充分表現了傳統文化與當代藝術在海天之間形成的巨大張力，成為公眾與藝術對話的橋樑，喚醒了市民的藝術熱情，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大黃鴨」微昂而俏皮的頭顱，憨態地對着春筍塔，彷彿在提醒遊人，自己只是匆匆過客，那才是新時代深圳的城市坐標。從春筍塔沉穩、瀟灑、昂揚的姿態裏，你會想到一些詞彙：改革開放、深圳速度、「一國兩制」、中國式現代化、粵港澳大灣區……

在登良路以北，還有一條與之並行的街道，名創業路，可以看作它的姊妹路。創業路也始於南園村，起點是村東北的南園工業園，一路向東，直達深圳人才公園。兩者相隔不過三四百米，一日登良，一日創業，其名其勢，隱隱蘊含了「知行合一」的傳統追求。也許，這便是解開深圳奇跡的密碼。

字裏行間

◆黃仲鳴

奇異的「日報」

久未晤邱健恩。早前茶敘，一坐下來，他就捧出厚厚一部《流金歲月：金庸小說的原始光譜》，大喜。這是他和鄭啟東的合編合著，內中不少資料彌足珍貴，也有我未曾目睹的。如此厚禮，真是感謝萬分。

書內夾有一份小型報《金庸日報》，和一冊《尋找傳說中的降龍十八掌》，更解開我不少謎團。

這裏且談談《金庸日報》，八開兩紙八版，頭條是《金庸版本七大疑案：六十年後一一破解》，這七大疑案是：

- 一、倪匡幫金庸代筆，到底寫了多少字？
- 二、素心劍為何改名連城訣？
- 三、鴛鴦刀身世揭曉！
- 四、《武俠與歷史》出版日聞雙胞？
- 五、笑傲江湖稿件遺失了？
- 六、金庸為何中止與鄭拾記的合作？
- 七、三育版《雪山飛狐》是不是正版本小說？

這七個疑案，報上都有答案，這裏且實個關子，讀者自行購書一觀可也。而解答這些疑案者是誰？邱邱健恩莫屬。邱健恩是金庸資料專家，在搜尋資料和考證方面，成績斐然。《金庸日報》以刊載舊報剪輯為主，這些剪報，料是鄭啟東的傑作。內中彌足珍貴的，是一次刊完《越女劍》的每日剪報。

《越女劍》原刊於1969年12月1日至1969年12月31日的《明報晚報》。《明報晚報》幾不可尋，《金庸日報》所刊的，是摘自越南的《遠東日報》，1969年12月12日首載，至1970年1月12日刊完，據說1970年1月1日停載一次。金庸武俠小說當年轟動東南亞，因缺版權法，翻抄翻印肆無忌憚，惟其如此，在《明報晚報》的原樣剪報才找了出來。

《越女劍》這篇在專家學者的眼中，當然不及《射雕三部曲》《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天龍八部》《鹿鼎記》等龐然大著，但卻為我喜愛，結尾的西施捧心，尤為神來一筆。

另一部亦為我所愛的《雪山飛狐》。《金庸日報》有金庸寫的〈《雪山飛狐》有沒有寫完〉，頗堪一觀。這文原刊於《新晚報》，可惜沒有署上日期。文中說：「其實《雪山飛狐》是寫完了的。我首先設計了這個兩難的結局，再布置故事，胡一刀死在苗人鳳的手裏，胡一刀的兒子胡斐後來卻愛上了苗人鳳的女兒苗若蘭，最後胡斐和苗人鳳在一個極危險的局勢下動手，到了一個決定性的一招時，胡斐或者是顧全愛情而犧牲自己的性命，或者是殺死對方而保全自己。到底他如何決定，讓讀者自己去猜測。」

文中金庸引述兩個西方故事，來說明他寫《雪山飛狐》的意向，即是結局不是他原創的。他強調：「重視實際而不喜歡想像的人，決不會讀武俠小說，而喜歡武俠



◆一份極為可觀的報紙。 作者供圖

小說的人，一定有豐富的想像力。《雪山飛狐》這樣的結局，可以讓讀者們自己過一下寫武俠小說的癮。」

不過，無論金庸的解析如何，在我心目中，這篇小說的結構來自日本導演黑澤明的《羅生門》，則毫無疑問。但在這篇解析文中，一個「黑」字也看不到。

一言以蔽之，《金庸日報》確合我胃口，未知還有第二號否？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竹篙精·盲公竹·呻到樹葉都落埋·食龍肉都有味



助、鋪橋搭路的人，起着引領作用，也有指點迷津的意味。

示例1：
就算是現在，多數外商如欲在內地發展會找本地企業做「盲公竹」，好讓商務建立初期達至最佳成效。

當某人充滿了怨恨和不满時，他會向身邊的人不斷「申訴」，廣東人會說他：係咁「呻」、狂「呻」、「呻」到（連）樹葉都落埋。「狂風掃落葉」這個現象，用廣東話可這樣說：

掃到樹葉都落埋

「呻」，指病痛時低聲哼（呻吟），只是借字，本字是「申」；「掃」是「訴」的諧音，有人就來個代換——以「申」代「掃」，就創作了以下一句表示不斷凌厲的申訴：

呻到樹葉都落埋

話說回來，為何廣東話用「落埋」來表示「落了」呢？以下導出當中的演變過程：

理→算→人之了結→了

以下的成語用以形容飲食無法辨別美味，憂慮煩躁或忙碌勞累的樣子：

食不甘味、食不知味、食不終味、食不遺味

又以「食不甘味」的常用度最高。廣東人就在該個成語的基礎上創作了其升級版：

食龍肉都有味

「龍」是傳說中一種極具靈性的動物。「龍肉」當然是食物中的極品，能啖一口肯定回味無窮。「食龍肉都有味」表面的意思是有「龍肉」吃也不覺滋味。這不是存在極大的矛盾嗎？「有味」即無味，也指沒趣味。那麼此句可解作即便有珍貴美味的「龍肉」吃也不覺有趣味。那為何會這樣的呢？原來當人處於極度不快的狀態時，哪會有心情和胃口咀嚼美食；換言之，很自然的不能感受到外界帶來的任何樂趣了。

示例2：
我個Patrick好細佬，你就好喇，餐餐大魚大肉，難為你大佬我日日等到兩點鐘酒樓下午茶有優惠先至開餐！

我個好大佬Leo，你雖然窮，但係窮得有骨氣，生活得幾開心呀，使咩同人比呀，唔開心「食龍肉都有味」喇！
咁又係，我係「發噏風」（隨便說說）「呻」佢兩句啫；不過諗落大家同一個阿媽生，好似有啲唔公平嘍！
大佬你仲話有乜「呻」，你「呻到樹葉都落埋」嘍！

生活點滴

◆吳翼民

消失的鋪蓋

忽然發現，現時車站碼頭、大街小巷及公交車少了一樣風景，那就是扛着鋪蓋和行囊的打工人幾乎看不到了，不像數年前，到處能見到行色匆匆、灰頭土臉的農民工。現在在車站碼頭見到的打工人和尋常旅客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皆拖着嶄新的拉杆箱，神態自如而昂揚，與從前扛着蛇皮袋的打工者別如霄壤。這應該是時代進步的一個縮影。

記得數年前我乘火車或公交車，那種扛着鼓鼓囊囊蛇皮袋的打工人時常見到。尤其是乘公交車，在某個站點，不定就有一個或幾個打工人猛地擠上了公交車，男女都有，並且以中老年居多，他們衣着不整，頭髮蓬鬆，臉色黧黑，擠上車當然是很不受待見的，尤其是他們扛着的龐雜鋪蓋行囊，常讓人側目而視，連司機也會斜視着扔幾句嘔吐。我常常感到不忍，也只能自己為這些打工人讓一下身子或讓個座位，倒不是我顯出自己有多麼崇高，只覺得他們進城打工委實不易，瞧那些頭髮已經花白、與我年齡相仿者還在城市的邊緣遊走，用粵語說法就是「搵食」，真的不易甚而可憐呢。有一次我在理髮店染髮，看到一個年齡不小的打工人模樣的男人也在染髮，一時誤解他或者也想後生點好看點兒，後聽聞他嘆息說，自己年紀大了，找份活兒很難，總讓招工單位嫌鄙年歲大，於是就染個髮，顯得年輕些，企望能找到一份工哩。我聽後心情沉重，感覺自己染髮是為了年輕好看，他染髮卻為了生計，好艱辛啊。

且說打工人進城，多半是帶着鋪蓋的，眼下或許有新的變化，許多企業都有集體宿舍，都配備有鋪蓋之類的生活用品。可不是麼？江南發達地區為了讓打工人安心，逢年過節用大巴甚至飛機接送，配備宿舍和鋪蓋都是起碼的待遇。我欣喜於時代的進步，更欣喜於那些公司老總終於明白給打工人以優渥的條件和做人的尊嚴是多麼重要，本身就是提振生產力的一大要點。

回想前塵，我對鋪蓋就有著深厚的感情，感覺得鋪蓋

庶幾就是飯碗頭，擁有鋪蓋就是擁有飯碗頭。數十年前，我由下鄉知青被招收進一個縣級專業劇團作粉墨江湖生涯，便天天跟鋪蓋打交道，對鋪蓋感情至深至切。其實早先我岳父母也吃的是「開口飯」，長年累月到處巡演，他們戲謔稱鋪蓋為「百葉包」，大半輩子跟「百葉包」打交道，既愛又恨，希望自己的小輩不要再過扛着「百葉包」的生涯，偏偏他們的女兒女婿走上了這條老路，很是無奈。

我的粉墨江湖生涯跟現在在文藝團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現在的文藝單位，基本上是大巴接送，根本不需要扛「百葉包」，路線長些需住宿的，就住賓館飯店，至少是政府部門的招待所，至於吃飯，大抵就是酒樓飯店啦。想當年我們是隨帶着流動廚房的，兩個炊事員隨時開伙起廚，像從前的行軍伙頭軍，飯菜都異常簡單，時不時還會途中啃白饅頭就蘿蔔乾。而我們這些演員亦感到相當滿足，每到一個巡演點，率先卸布景道具，而後才各自取了鋪蓋安排住宿。到鄉下演出，大抵睡的是「無腳大床」（打地鋪），只需鋪蓋打開，就是一個安頓之所。後來動員各人自費購置了帆布床，到得一地，架起帆布床，打開鋪蓋就是一個像樣的睡覺地兒。不過行囊中又多了一件笨重的傢伙。記得那時我和妻子各人一條小扁擔，一頭掛鋪蓋，一頭掛帆布床，還有面盆家生，顛悠悠挑來挑去，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苦樂年華。苦中有樂，很看重肩挑着的鋪蓋，因為它是一種生計，一隻賴以生存的飯碗頭。須知，從前「捲鋪蓋走人」就是「歇生涯」。

在劇團粉墨生涯，鋪蓋是重要的夥伴，打鋪蓋、卸鋪蓋、挑鋪蓋是生活的重要內容，鋪蓋和人一樣走馬行轅，備受艱辛，飽經風霜。我的鋪蓋裏還一直包裹着幾本隨行的書本，它們對於我像被子和褥子一樣重要，給我以溫情和信念，伴着我度過一個個夜晚、一程程山水。

詩詞偶拾

新年頌（組詩）

雪花頌

新年頌

征程頌

春天頌

能夠打動一棵小草的
能夠喚醒整條冰河的
能夠把百鳥的歌喉獻出來的
就是春天了

每一條道路都通向遠方
每一輛車輪都奮勇向前
每一種願景都認真切切
每一場奔赴都激情澎湃
每一滴汗水都值得歌頌

腳步是新的
面龐是新的
呼吸是新的
期許是新的
祝福是新的
鼓足的軀軀也是新的

它輕的時候輕如鴻毛
它重的時候重如泰山
它走的時候，銀裝素裹
它走的時候，春光明媚

新年頌

季川